

T 5417 / 1124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王氏存翁編卷之五

左輔王維撰者

序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年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老七十至而  
衰謝及也乃大人顧強良灼灼然有咲桃之容  
而屹屹乎有鶴鳴時之狀茲其故余小子  
正德末途濠橫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難  
矣乃忠烈公出抗膺命氣力折其角長一身  
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為德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

王氏存笥稿卷之五

左輔王維禎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序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耄言老至而  
衰謝及也乃夫人顧強健灼灼然有啖桃食丹之容  
而屹屹乎有鶴停鵠峙之狀茲其故余小子能論焉  
正德末途濠構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蓋岌岌殆  
矣乃忠烈公出抗膺奮氣力折其角投一身于危易  
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爲德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

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酌也忠烈公既伏節天其或  
者挹彼不足注此令有餘將報之乎夫壯士入而虹  
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應若響答矧于忠烈公  
乎余言非謾哉夫人有三子長曰都督君次曰尚寶  
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  
忠烈公歲至其所誕日則輒捷關感動不肯舉觴三  
君固請舉夫人謂曰請舉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  
我也安用壽爲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  
曹故乃忍而至今每念一及若瘍者不忘痛憊者不  
忘呻也乃顧欲壽我耶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

家自先公來荷 天子恩至屢矣令若曹各能其官  
舉其業上之効咫尺之勞謝 人主之惠下之光孫  
氏之闕以無墮前人之聞我固樂焉此謂不飯而飽  
不飲而甘又安用觴耶宗伯君與余同年最善爲余  
道之如此余以夫人閨閤者流乃持大義識事情疑  
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槩則知忠烈公者天爲宗社生  
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爲孫氏立以振忠烈之  
後自有宇宙來所生男女何限若此二人者非漫出  
偶合也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人在年九十最  
高矣獨奈何重違母指闕躋堂上壽之節乃從諸孫

存言卷之五  
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令曰起乃遂舉觴觴  
夫人外人以幣來者誠勿入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  
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夫人壽誠不入外人幣卽  
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  
日中不絕煌煌哉京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邁也先是  
而有大夫十七人過余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  
往而十七人中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  
君昔擢士吳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  
之也一曰宗伯君爲祭酒時教法嚴士籍而成名者  
甚衆乃夫人私勸之令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

亦祝焉余小子嘆曰夫鼓哢園則花放鶴呼垤則雨  
來神從所欲福鍾所頌始余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  
祐之也乃今觀十七大夫語則頌禱之口亦與有助  
矣嗟乎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吾固著此令砥行  
修名之士得以考覽憑倚而孫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壽教母鄒太孺人序

今高安蓋有兩學士焉兩家事種種每多奇異余爲  
記之云兩學士者筠泉吳君夢坡教君也吳君教君  
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出入朝省翼接肩摩與昆  
弟不殊夫林雀共枝則喙宮姬等色則妬物情之大

都也兩君生同土仕同館而情義交通翕翕焉豈不謂奇哉往吳君之母當八十也時吳君在東朝則太息曰我安得壽吾母而歸及其誕日舉觴焉已吳君俄遷庶子視南京翰林院事吳君取道遂得歸今年春吳君徵入爲翰林學士仍視院事天子復以教君代吳君亦遷學士教君拜命喜曰吾歸矣吾歸矣吾壽吾母有日矣母之年適八十也夫兩君得歸皆會其母年八十而南北兩院互視迤遷若券授焉異哉異哉吳君爲人方廉堅直不能爲媵媧猥瑣之節固介石君子也若夫教君則茫無垠壑究其所抱

則滄溟爲隘泰山爲卑焉然兩君並有稱譽在士大夫間而士大夫又知兩君之踴躍于南也皆以其母往於是二母之名隨以章灼身處閨閣而聲徧區域矣吳母吳君自有述教母姓鄒氏古邾子之遠裔也其國有賢母大孟氏之門而教子三遷者不知母何世徙高安又不知母何以聞孟氏之風能通儒術達宦理焉夫仕宦之道與農賈異夫農春舍于郊秋荷擔而入以困倉爲務者也賈子逐利于萬里之外賈巴蜀則以錦歸賈荆陽則以金歸以篋笥爲務者也儒者辭親而起家齋躬而事主困倉倒不爲羞篋

存言補卷之五 四  
笥空不爲屈以修身爲務者也故農媪喜穀賈媪喜  
貨儒媪喜修今敖君歸也顏色華粹步趾不失度鄒  
孺人見之將卜其子能修也嗒哉乎可知已初余等  
與敖君同館者凡三十三人及今敖君行在祖道所  
者僅十人焉十人中姚江孫母年九十四明全君母  
八十餘鄴下郭君父母俱各六十廣陵沈君母七十  
又幾余母六十又七或在京或在鄉其親在鄉者又  
惘惘感動焉

壽汪母楊太宜人序

太宜人楊者尚寶卿七峰汪子之母也汪子先爲戶

部郎中嘉靖癸卯 天子詔更新 宗廟選廉且才  
者視厥役而責之成於是汪子改工部遂以其身圖  
事甚勞苦功多有司上其狀擬汪子從內遷表異之  
乃汪子固不欲內請補外疏曰夫內外皆王臣也臣  
亡擇焉 上念之不可竟拜今官初汪子請外冀便  
歸爲壽母所其情隱人莫有知者汪子負才績學爲  
詩清亮微婉嘗作瞻雲對月諸什悠悠然有北山白  
華之致世之酣榮耽位遂以弁髦其親者何眇小也  
今年丁未太宜人六十有八汪子得使荆使竣將歸  
而壽焉卽甚喜且行則以告其友楨因問曰古人稱

壽由千至萬以迄于無疆有之乎楨對曰嘻人之壽  
不踰百年故百年日期稱壽而至無疆者誣也然則  
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何也謂名永也天地  
間至久遠者獨惟名物莫得而害之故身修則名立  
名立則親顯今距魯且千萬載而僖公有壽母傳繹  
繹不休頌所指此也今夫持祿而養者祿去而孝衰  
戴爵而權者爵移而榮絕是故君子抗節操行非以  
市潔也修詞殖學非以釣奇也修身永名顯親是圖  
而已今子讓爵如釋遠利如膩而既益以文今時推  
節士才卿必引七峰屈一指嘆之曰誰哉而有子若

此自置其身于高等而宜人之名因以章灼保而大  
之引而不息即千萬年至無疆可也於是汪子矍然  
曰言壽無疆者如此乎吾歸慶禮畢卽具以告吾二  
季二季者兵部主政少泉君鄉進士方山君也兵部  
以嗣大理翁後進士以家食皆得侍太宜人而長兄  
稱春谷君者爲南京太鴻臚卿在宦所三君才行咸  
偉語曰深山大澤龍蛇出焉宜人固賢哉

壽張母陳太宜人序

太宜人張氏有三子而顯者二人二人者習戶部主  
事中子且戶部郎中少子戶部司國計掌財利出入



自二子在官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於是人號之二  
介又以其兄弟同貴間稱曰二張云郎中君曰余等  
所無汙于其署本吾母太宜人教也自余等相次  
食公家太宜人既沾 恩諾又高年矣乃唯練裙蔬  
豆不作貴人態卽因時時進綺縠置重肉太宜人輒  
麾之不以御已誠曰凡官所爲邪者未有不始于家  
人欲大而好侈無窮也若等無以老婦故令傷丈夫  
之節郎中君楨與同年舉此故得聞而主事君亦恒  
以語人於是人知張氏有令母或義其言比之敬姜  
曹媛齊軫云宜人本姓陳家在揚州揚俗故靡又貴

家易致華盛乃獨兢兢于慎約之道以刑家勅子固  
當與兩君烈烈也丙午歲太宜人年七十時從長子  
養在家而郎中君使大同給餽餉助邊主事君以括  
賦使浙江皆莫得壽其母後二年而爲戊申兩君各  
以使事成還戶部相見歔歔不能休痛定主事君曰  
往吾在浙而值太宜人壽其日吾槌關默坐不自知  
其涕之盈于襟也郎中君曰吾于其日蓋忍泣顧矜  
諦于他時誠恐左右窺吾動以爲或怵我軍撼而私  
憂也當是之時大同卒倚悍悖其期索餉郎中君拒  
之必待期乃其言誠不以私傷虧大觀有見哉有見

右卷之三  
廿一  
哉兩君約謂若更得使者卽取道歸壽太宜人補所  
闕慰所思居頃之郎中君果受 命催財江西而道  
由鄉里得以壽太宜人時與郎中君同年舉者初三  
百二十人越十四載而在京師者止二十五人是二  
十五人者皆知太宜人者也又知郎中君兄弟念其  
母太宜人不得見今使獲見且壽之也則相與謀賀  
而楨爲論讚其事讚曰夫壽者厚也上孝厚德其次  
厚養今張氏兩君興而太宜人之德因以章灼恢恢  
綿綿傳聲靡已其壽之矣必歸而稱觥乃始云然則  
攬轡叱馭之倫非哉顧歸而稱觥張君以爲遂其念

深矣

壽太孺人張母六十序

太孺人張母者都諫張子之母也張子仕爲今官旣  
十年而實侍 上左右者三載法曰三載考績最者  
予之 恩於是張子奉 制封其母爲太孺人張子  
懽甚是年戊申冬也而太孺人留居家不在都諫所  
其明年都諫乃爲製翟冠錦帔緋袍束帶凡四事各  
一櫝裝而封題其上曰此命服其又一櫝金錯朱文  
視他更異飾中貯 制詞則獨誠使者負之肩背往  
令歸涇陽併獻之太孺人事具將遣會其姻選部羅

子至見之因以賀都諫切但在容不爲悅羅子曰吾  
唯解君之悅也而未解君之但都諫曰今茲吾母正  
六十而吾在官無得壽之家故以但也一日羅子過  
楨而具以語楨曰嗟張子嗟張子卽若而言則扇枕  
者是而叱馭者否矣則舞斑者是而斷裾者否矣夫  
孝權細大無論違依吾將舉其能子而大者有六焉  
受國委任出力効績令主有成功則忠悃之子也利  
害故怵毀譽故亂一意奮往必就天下之事而不反  
顧則強幹之子也言中儀的國論辯之人主聽之亦  
以爲然則奉公之子也鄙私請畏公非寧仆無悔不

倚而立則植公之子也博辯文麗道古今事務百不  
失一措之甚可施行則懷奇之子也手其柄則行不  
則籍之而藏于山要其竟得名與行者等則好修之  
子也此六子者不在親側不省朝夕立朝事職乃皆  
成斯之名名成而親顯矣彼之扇枕舞斑者何眇小  
也今張子好諫疏每入 上輒嘉納國人無弗與者  
秦人生不媿媿而張子益無有所謂不矯不比奉公  
而植身者也子而若是足壽親矣必家而稱觥以進  
邪且臣辭所生以奉其主君設爵號以顧其私凡事  
君者亦爲親也而謂依者得違者歎耶頃之羅子以

吾說說張子張子大悅而詣楨謝楨謂之曰今遣者  
抵涇陽太孺人發制櫛而視之已乃發冠帔袍帶  
櫛而服之而君之長子侍太孺人于家為開堂布筵  
請太孺人升於時宗黨親屬持學進履賀者充庭光  
光大矣假令君不立朝不事職能令其親有是乎張  
子益大悅

壽俞母袁太孺人序

夫俞子之欲其母孺人之壽也豈異于吾哉夫父母  
皆教人子皆愛然子之愛母獨濡濡重者何也父之  
道嚴母之道慈教莫如嚴慈者所以成也是故其重

之也俞子家在靈州俞子既為黃門給事於仕宦得  
意矣乃恒戚戚弗懌吟吟嗟曰吾今獨母老獨奈何  
違之即其年輦其母孺人來明年戊申俞子以孺人  
誕之日觴于京邸為壽而有賀者二人來憲院周子  
比部趙子皆俞子之友也二人者因首事合諸秦人  
見宦者俱之賀史楨與在賀中前賀俞子嘗謂楨稱  
說母孺人既失其先大夫獨瘁力教子也恨不一日  
就之晚吾忽忽動心焉往吾母教吾業既操而束之  
恐其傷間復息之既與息之防其大逸旋復勞之乃  
知俞母當於俞若此矣自吾追惟母勤每讀傳記見

啖桃長年求丹益筭之事其說誠謾不然然吾欲吾  
母長年益筭則亦猶冀幸為求而啖之也曰庶以報  
吾親今俞子于吾其情豈異哉吾列在侍中與俞子  
並立交戟之內恒與語善之俞子博達弘衍習識當  
世之故其論遐在萬里近在垣堵略舉窾會細逮米  
鹽洋洋纒纒罔弗中予聽也靈州古朔方之域俞子  
生長其間其談兵戎愈益當然言務詳慎候間不躁  
動冥投士亦以此多之俞子曰吾莫之敢縱也吾母  
之教爾也於是人咸謂俞子有母矣周子趙子當賀  
時與衆稱俞孺人年七十又五矣而健於壯婦焉壽

乎壽乎史楨前曰夫榮靡所施於身卽年迤百歲乃  
親自為壽天之所予子于親莫益之也能榮卽親之  
壽迄乎百歲而名引于千年乃所謂益之克壽其親  
者也俞子加孺人以榮名壽益之矣我乃思之未有  
也徒冀啖桃求丹焉誠謾哉誠謾哉

壽潘夫人六十序

潘夫人者今南京兵部尚書樸谿潘公之夫人也潘  
公初為戶部尚書已徙南京工部尚書已改南京吏  
部尚書合之為尚書滿三年以滿告于天子天子  
嘉之詔封其配方為夫人故其家人遂稱曰夫人其

外人亦稱曰夫人云是年嘉靖癸丑春也居頃之潘公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南京兵部受節鉞之寄務在保障舊都任最重潘公自告歸道其家會改官而又值有海寇之急乃遂以單車來不以夫人從辭曰吾不顧家矣頃之寇定潘公之甥曰胡生者來省潘公潘公見胡生于楨楨問胡生曰今樸谿先生來不以夫人從者何也胡生曰徃先生凡之官夫人未嘗不從今固且暫耳戶部以前不可詳已方先生在戶部時夫人從先生造公所夫人則下捷自持其鑰也旣先生徙南京歷兩部夫人皆從皆以夫人在得一意

治官焉於是楨乃喟然嘆曰古稱夫人者以夫者扶也有相扶之義焉稱妻者以妻者齊也言與君子齊德也今自潘夫人觀之彼于斯二者奚愧焉胡生曰夫人吾徽之名家子也其端慤莊嚴蓋其天性而先生又時時取易傳上九孚威之義教之夫人服其教乃愈益加篤以故其家肅肅然也楨于是竊有感于當世之儒焉夫六經之道始于修身中于正家終于治國士而治經具斯三者乃得稱儒今世之儒者方其困而治經如賈求售不顧其業精與否及旣通則輒棄去不啻敝笱蓋徃徃然矣若樸谿先生者豈非

上古之遺教近代之真儒哉且先生治易旣已施之家吾又欲其用之國今海寇橫驚莫與一創者何也由士卒不奮也所以士卒不奮者由威信不申也誠自先生申之庸詎憂海寇哉胡生謝而去及秋胡生復來言曰潘夫人今年八月六十歲矣願因門下一言將歸而稱觴進之於是楨乃謂胡生曰夫易有之矣其言曰有威孚如終吉終吉者長久而不咎之道也余觀樸谿先生岩岩屹屹如南山當吾前吾不敢易彼其年吾能卜邪卽夫人亦云世恒言鹿門龐公之壽昌與其配偕至于今美之彼固乃岩穴士耳猶

然以爲難矧如潘氏均榮並成白髮相望垂垂至老豈不尤難乎哉樸谿先生少夫人二歲竟所至皆百歲人也從後觀焉乃知鄙言之非謬矣

### 壽沈母程安人序

程安人者南京禮部主事沈子之母也程安人非沈子母沈子母曰張安人程安人繼張安人而育沈子沈子失張安人時方年五六歲也故今事程安人卽若其所生母云沈子舉嘉靖庚戌進士其年虜騎南侵烽火達于京師有詔問群臣擊胡計策能者令上之當是時文武之臣集于闕下者數百人衛士

為列案案上置筆札令能者書而沈子前直取案上  
札奮筆書言擊胡事甚憤切糜所顧忌既退或謂沈  
子曰此得無遺程安人憂乎沈子笑曰吾母固知吾  
聞固弗憂明年沈子拜南京禮部主事之官道其家  
常熟奉程安人與俱入南京沈子太父為重慶太守  
至沈子蓋食祿三世矣然無厚藏沈子又舍業分給  
其宗黨親戚而厚與其程安人所生子以順適其意  
而俸祿又薄然沈子每食母必務洗腆而自食一菜  
脫粟之飯常熟人言曰從古以來獨稱閔損王祥之  
為孝者非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乃今觀沈

禮部事程安人即二氏何讓焉居有頃程安人思歸  
沈子即遣人奉之歸明年倭寇犯海上海上郡縣悉  
遭毒螫卒無有出一策制之乃沈子上書言寇所由  
來又言寇所由縱人見其書或吐舌色動而沈子顧  
弗懼頃之沈子復上書奏制倭六事月餘關中人王  
子聞之見沈子問曰子果再上書言事乎亦大數遽  
矣沈子曰然有之吾所為上書者非托媒于口舌之  
間以博顯榮獵好爵也亦非自暴所能以愧當路諸  
臣也顧吾母在常熟由常熟望太倉董董百里餘寇  
既已殘太倉得志矣必且窺常熟吾所言計在免太



倉于難耳太倉定則常熟可安枕吾母可勿憂於是  
王子喟然而嘆曰烈哉沈子之所以爲其親者而遂  
及其國因不恤牴牾而甘冒越俎之嫌茲其志非卑  
卑矣異日者假之節鉞令專閫外之權彼其所振舉  
當如其書豈與鼓頰空談者類乎鄙生關塞間人也  
自結髮時輒從容論說當世之務以爲功名者將出  
門俯地拾也無難迨于今二毛生矣何嘗有只尺効  
哉僕非講老莊之術習爲循嘿善守而徼福也獨念  
母劉年七十高矣而僕又獨子古之豪傑垂功名于  
竹帛間者何限固未有愛身顧私倖一捷之獲者也

卽僕不愛其軀獨奈何不顧親以故濡忍而至于今  
吾今對沈子愧汗淫淫不及于踵足矣吾望沈子塵  
蓋瞠乎千里不相及也有頃沈子之鄉大夫若光祿  
錢君等數十人造余館謁沈子母程安人今年五十  
一歲議且欲壽願先生文之王子謝曰夫余安能文  
乎古之文至馬遷絕矣其論賢人旣尚孝謹而又重  
材能其記國士旣右急難而又貴慎圖其言反覆沈  
洋莫得其端而其指卒歸之勸誡令睹者各以其似  
矍然懼而自失勵而益進乃所謂文也余安能文乎  
錢君等請益固必得之於是王子文焉然去昔人云

云之指遠矣

壽太恭人許母八十序

太恭人許母者石城許君之母也太恭人今年壽八十高矣更益二十年卽滿期稱百歲人矣然恭人顧益康和不少衰余竊必之卽百歲不啻也當是時南都搢紳大夫之屬故嘗與石城君游者乃咸相期約而造石城君家賀石城君而請太恭人出拜之石城君言曰余母平生事神謹而今乃益信之矣嘗語家人曰夫敬神則歆之而有福不敬神必佛之而有咎以爲人生榮祿壽考固可禱祠而求也乃今余母

之年至若此夫安得弗信於是諸賀客相與大異之以爲太恭人言神道乃其指與宦道通焉太恭人固燭乎萬物之情而識其故不宜以閨閣之流品觀也當是時賀客中有關中王生而王生有母年七十留在家不肯出在外王生方圖所以壽其親者而不得而會賀石城君因問之曰今君之壽太恭人也其道奚若石城君輒問之曰子之壽子之母也其道奚若於是王生乃言曰吾方數圖之而苦末之遂也吾欲步崑崙訪瑤池謁所謂西王母者求其桃懼西王母不誰何吾而吾不敢去徒令方朔每得竊啖之耳吾

欲躡履挈壺造麻姑之泉引滿而歸而人又言近市多醇醪而顧遠崇泊味何近哉因復止焉吾聞海上多神人有禁方藥草令人長生不朽且欲往而值曾游海上者止余女行以為蓬萊可望不可近即且近風輒引之而去蓋希事也吾念此三計者悉困奈何乃忽記日月之華沆瀣之漿服食之可以還精益氣思欲御風登舉攬羲和叩望舒期遂所請而快吾志而天闕有虎豹守之陰霧杳冥而迷上征卒不得至以此數圖不可得第盼盼望西雲再拜焉甚苦石城君聞余言笑之而謂曰予所圖者率震俗難効其卒

不獲固宜今余所為壽者皆因也自余謝奉常而屏居里中里中故出蓴鱸朝夕盤飧不外索而足焉太恭人所嗜獨飯粳蔬荀耳而粳得之田荀得之林太恭人誕日每舉觴則子婦進履諸孫羅跪凡在內屬以及其日來賀者蓋屨相接簪相摩也太恭人嘗行游家園臨亭臺視花竹則余必從而奉襟裾余所為壽者皆因也以故恒取恒具無乖志之圖無缺望之事於是王生乃遂操其事賀之曰夫世人皆以先生負廟堂之器而伏在里巷以為於邑不知先生快之若此也即令先生更得志脫衡門之厄乘堅策肥翺

石谷和卷之五  
十七  
翔四方奉太恭人與俱太恭人有此樂乎先生卽欲以其吳產遂所甘能之乎古人有言有天適有人適夫仕宦者適人之適者也至如先生可謂得天適矣吾誠慕而嘆焉吾謀且西歸吾邦直華山下華山谷中多黃精其巔有池產巨藕吾將采之而食吾親以求永年蓋亦謂所因所能而易獲者耳吾前所圖云云者果誕而未可遂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五

王氏存笥稿卷之六

左輔王維楨著

記

核邊記

今 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誠邊將慎防無令虜入卽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懈矣然終不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敝在將怯而罰不逮功罪溷而法未之章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兒河甚近謀復入寇覘者以報諭林總兵吳瑛瑛卽以報總督兵部侍郎張公珩明日

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在花馬池者四將軍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算度虜入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逶迤邐延不與賊兵直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穿牆擁入張鵬不能禦匿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爲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南馳無復忌畏而李琦自清平

堡與吳瑛分行至靖邊營忽值虜虜圍琦急琦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固原遊擊將軍葛宇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叅將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咸奔抹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下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以爲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頓兵不擊賊行但依儉自保而已於是賊益狂馳趨利直抵園林驛岔落川諸處縱兵四掠亂如沸湯蓋

踰保安犯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耳居民此所者以爲山谿險巖虜故不能到不爲備而諸將又不爲遮狹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暴盤流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騾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十有四其蹂躪田稼燔燬室廬劫取衣物皆稱盡不可數計蓋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爲爲將令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襲庚子故智部各偽爲首各爲書偽稱戰得虜首

若干級罪如此得釋遠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咸奏報總督隔遠不爲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當是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寇所三百里而近聞大憤絕惡諸將於是上書劾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陛下即欲令安邊胡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強時至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眇小以爲若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耳今八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耶寔則愛命懷螫耳有將如此不如無

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  
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還  
報 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  
臣亦皆不宥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  
曹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為彼將帥者皆  
倚苟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忠  
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維楨屬告在里聞其  
事甚悉謂可懲徃示將為記始末如此而關中人又  
言曹公明法立斷不徇私容 宗室惟炳者鷲害  
人也殺人父子燔其尸無驗監司屢以 上命即訊

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 奏置于法他  
若明任世英之誣雪梁彥章之冤伸曹登之枉折閻  
宗萬等五人之疑具在頌口死者獲生滯者獲決此  
非持剗犀之劍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觀曹先生  
狀貌遂遂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不  
在外厲哉

### 潼關衛修學記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歛  
才敷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  
事則化濡而兵強故學名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

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制儉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咸缺自予游京師凡四度潼關見學輒嘆焉當是時指揮姚勝祖掌衛事以爲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在兵司嘉靖二十一年四明周君至於是發謀修學遷學左右十餘家約官地償之過當弗計制乃拓改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櫺星門有啓聖祠有鄉賢祠有名宦祠有神廚庫有教官衙有號房又于其外橫衢豎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區布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

去會姚指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棄而莫爲理二十三年休寧汪君繼睹之嘆咻焉則詢功未卒者於是爲露臺爲葺明倫堂爲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微汪君來念遺續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以告復如關望學煇煇燿燿驚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遶城中民就其門汲輿人曰是即引潼水自南門入折流而注之泮池又北折而達於黃河則汪君爲也於是又賢汪君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奇取諸修水關之餘者周君嘗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之乃興事二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籌餉慎廢削



浮乃此獨務侈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更襲也予抵家汪君按部華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者夫訓坊言備矣予能有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親親長長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不振故其為教也使之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干戈焉以衛此也不聞之夾谷之會乎躍階揮兵立折強主出身以保君竟合兩國之好以還此嚮之所謂習俎豆人也故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定難而飾治莫踰乎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於坊瞻於廟講於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

相癸未進士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役指揮姚勝祖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墳千戶王輔學既成法皆得書

王氏存笥稿卷之六

王氏存笥稿卷之七

左輔王維楨著

行狀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先山西臨縣人有諱仲謙者宋季兵亂避地綏德因籍故馬氏遂為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為壽官壽官生驄驄號煙山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為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貢為夏縣訓導陞萬泉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

配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驛次汝驕皆側室王氏出  
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  
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為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  
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月墮解宇中取而抱之懷覺  
異之以為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泉棄官攜先生  
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  
又即知聲律吟詠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  
以為年少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  
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先  
生為人沉毅有大節已卯中 武皇帝且南狩諫者

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罪寧不為 宗  
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  
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

天子怒罰跪 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調  
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 王府王率聽用邪  
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  
其左右不法數人為條告誠暴止又 王以書來請  
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于法得  
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  
為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

陵川令葛者賄人也害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  
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為葛解甚力不聽竟置于法  
威聲震于部中辛巳 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忠  
詔知州還為編修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  
而前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  
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  
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為同考  
官以觀卜才氣取士士多類已乙酉 武宗實錄成  
有纂修勞陞修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  
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

司業尋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  
言辯而正 賜文綺而司業壓于祭酒不得有所規  
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  
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又三歲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於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為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  
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  
不解其所約有懲跣跑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  
今制大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  
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卒不聽即序及故抑奪之  
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大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

庚子禮部右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爲宗伯宮詹松江孫翁爲左侍而上興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洽覽群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荅如嚮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上由是知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爲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觀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歲上聞札

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上悼之爲遣官致祭護櫬歸勅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履諡曰文簡蔭孤逢乾爲官生皆殊渥也令不死得乘會欵起佐明主濟昌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死矣公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驊死厚恤其孤而汝驥亦藉以立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分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御史楊子本深以其女聘逢乾郎中南子逢吉檢討王生維楨皆以鄉故咸會哭其室已共發笥視之無有也翌日

嚴翁來弔知之為賻治棺殮而今右相南郡張翁者以繼嚴翁為宗伯與文簡為寮又來賻而孫翁又時時卽其館撫孤逢乾而憐之若已子云公初娶郡人劉英女以弘治壬子正月十三日生嘉靖己丑三月十九日卒年三十八歲有婦德事載墓誌中贈恭人生一子四女咸夭繼娶劉氏故霸州知州中部劉君璋女封恭人恭人天性樸儉衣不御綺日食一菜脫粟之飯寔助公廉又慈家人有生得野雀獻者亟命放之先公五月卒寔七月二日也距其生正德癸酉八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一女幼側室張生一子即逢

乾卒十年所矣公室遂無人卒時獨二孤哭其帷而弟汝驪及汝驪子會亦至哭之曰汝駿者公長兄也今汾西知縣前廣德州判官廣德上計來京期視公疾比至亡哭之會遷官以其觀歸見嚴翁受誠撫孤今年夏以子大學生一乾自汾西抵書維楨曰營壙且就卜以某年某月某日納文簡與其配二氏合而碑誌非得當世尊顯者之撰則以信示來世子將哀乞焉子業諾為狀有乎楨干文簡公為館局晚進又甚不肖而公顧謂我為小友也接遇至勤行能緒論私竊寔多乃遂與紀次其事公所著詩文若干卷公

且卒之十日自榻前屬維楨舉手曰幸為我收此集收之令勿散滅亡也予歷官多間曹建立少最致心力獨此耳公談詩常依深嚴忌漫緩淺俗今校集乃自作固如此校定且謀之梓擬稱曰西玄先生集而未能也先生號西玄今刻西玄詩行世者集中十一耳

昭勇將軍陝西都司指揮僉事蔡軒張公行狀嘉靖辛丑八月一日昭勇將軍蔡軒張公有子曰安世者以應襲中陝西辛卯省試安世有同年友曰華州王生屬謁告在里安世以書抵告泣謂余曰先將軍已矣然有大勲德焉不列諸竈石莫以託弗朽

茲將走使洛陽請吾師鳳泉先生銘知余者子也知余斯知余友父矣幸為狀毋辭於是王生掇次來疏按事而操筆焉狀曰公諱鵬霄字圖南蔡軒其號也上世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曾大父英自瓜州渡江從高皇帝取天下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上忽詔英曰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為侯英辭曰臣年老子孫薄福即指揮足矣乞勿授上賢之賜緋袍金帶留侍京朝英傳秤秤初慶陽衛尋改西安後衛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冒癘疾作上賜珮刀及家人二戶慰之夫秤者蔡軒公之大父

父也稱有子二人曰煥曰敏 文皇帝興詔煥隨侍  
煥無嗣敏得蔭其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爲公父配  
周氏以天順癸未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  
頤疎髯面如紫玉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鐘  
尤精騎射壯膂力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已改  
守榆林已推衛僉書已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効才  
一時寮佐咸推伏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  
虜擁衆入寇大將軍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  
百遇敵滿受堡公曰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已令諸軍  
下馬馬盡入堡步戰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

青騅揮刃突來公率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  
騅者蓋酋長云虜俱遁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  
賜白金彩幣若干是時他將兵孔壩溝者全軍皆沒  
坐免者衆人以是咸服公勇而公益有名少傅邃菴  
楊公者 毅皇帝時來總制三邊事徵公幕下各兵  
畧建圖畫計山川夷險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炯炯  
在目楊覽而奇之太息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  
環慶地方弗靖有才總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  
署都指揮僉事僉事至即懸賞募兵招商實廩斥堠  
繕飾城隍峻浚又奏歲增銀布時犒士卒環人安之



寧夏真鍮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使不得南賊聞船奪渡不免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 天子降勅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僉事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都司事故閣相踵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刷姦剔蠹著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懼縮無敢犯都司稱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相洛間橫不可撲或有薦都司者而

大司馬幸菴彭公亦檄公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賊公即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麻子喻老人相繼授首俘馘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謁紀功率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嚙之乃獨掩公功弗上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晉秩公止得 賜白金及金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孫副使難其勦向公念曰此無漢南鵠兒故事耶公哂曰未也可二十日擒比捷才十九日孫大服又平石門山回賊擒其首田迪遂盡收餘黨

歸屬冬雪役徑馬跌傷足公以是不出居數年今  
天子興復起遂菴公總邊事公以楊雅知我再出董  
旅期大得志于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廉將軍老尚可  
用也令代巡諸邊乃卽疏公掌寧夏都司事不報公  
曰今之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蹊徑率貶折爾予終不  
能蹊徑貶折宦而愧于志楊公去遂杜門謝事後中  
丞王公御史楊公王公運疏薦之竟不出公才氣卓  
犖屢屢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階超足可至即公  
亦自謂非俛俛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不獲大致顯  
融豈李廣不候數信奇邪抑時值嚮吹而公操絃邪

嗟哉公之得謝也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歲時家  
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訓以內  
政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  
先公守環時夢一老人皓首龐眉兩手捧紅羅赬公  
且曰與公約之得八十尺末稍不足人咸謂公壽徵  
由今觀之信有數邪公慷慨峻爽絕機械論事可否  
面裁琅琅傾聽好稽古昔說先王奧言邃旨超悟自  
得即章縫之士猶或後焉余同年渭南有劉子文甫  
臨潼有任子伯玉二人者曩游長安與安世交因獲  
見公爲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爲指揮總中軍

時有太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脅公爲附公面折其非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藉毀其宅又僉書都司時能立判冤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非豪亢自負敏達不苟者哉公配胡氏大興尹珣女封恭人加贈淑人白氏清澗大叅行順兄良女皆先公卒其婦德母儀各載太史康公及總戎楊公兩誌中繼室周氏貴州憲副封君統女子三長才卽安世次楊哥次賽哥女一愛姐皆殤俱白出才娶楊氏榮祿大夫叅議邦靖女早卒又繼焦氏中奉大夫儀賓淇女孫男五壽齡歪兒吾台巧兒皆殤

孫女二長聘胡守備隆子應襲指揮使靖次聘劉守備紳子應襲指揮同知天敘俱楊出安世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公兆在咸寧縣光泰里龍首山王生曰人亦有言種木自芘種德自昌余觀葵軒公宣力王事迄老弗倦又讓田于伯仲二氏用饒可謂篤倫敘理者矣有子如安世當哉夫長安多文士才卿士生其間者尺寸無譽太微先生詞壇之鉅師也乃徃徃稱安世不輟口鳳泉先生擅聲當代慎與可徃校士長安卽首錄安世安世遂有名塞關中矣安世博學負奇氣不欲以武顯虛蔭幾念年不襲工辭賦

能不作今人語試偶時階用當必凌跨時曹拓光先  
葉所謂偉男子哉蔡軒公且卒瞪目視曰吾有兒才  
後復曷慮語曰知子莫若父信然哉信然哉余謗劣  
且知公未諳槩爲此論俟命世作者采焉

亞中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

行狀

公諱漢字希節別號渭川成化乙未五月二十四日  
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  
卒之一二日呼其子裴屬曰我死卽銘我必王氏子  
狀我而可言至再王氏子者翰林檢討王維楨也公

有兄弟凡五人曰周七品散官曰魯兵部車駕郎中  
公兄曰郊監察御史曰野刑部主事公弟而車駕公  
者王氏子之外舅也故悉東氏之閥諳東氏之履者  
皆莫先于王氏子王氏子將辭里之官裴皇皇踏門  
求止曰先生去卽誰與狀先大夫乃述先大夫易簣  
之言愴愴於楨者如此乃楨竟不得以脂車辭遂爲  
之狀狀曰東氏之先蓋鞏昌人有諱良惠者仕元爲  
商州總管值紅巾亂城陷死之於公爲高祖事定高  
祖之配鄧攜其子驥走居華州不去遂世爲華州人  
驥子昇博學有文以貢爲商河縣丞驥公會祖昇公

祖也昇有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思忠四川按察  
兵備副使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恭兵科給  
事中而渭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配薛恭  
人而生公公生之夕恭人夢樂聲洋洋自空中下導  
一綠衣婦盤捧嬰兒降恭人寢所謂恭人曰此與若  
子公生而天性孝友靈穎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  
官公扶柩悲號自蜀及家間關數千里不替比長窮  
覽墳典刻厲有志嘗曰夫余冠簪之胄而書史之業  
也先大夫沒垂空橐以歸乃余兄弟不自圖振興令  
延累老母其何顏見先大夫于地下乎弘治癸丑車

駕君謁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受無錫秦公之學無  
錫之學主理公既依秦乃遂卽其京之慶壽寺僑寓  
卒業嘗夜不就榻晝自炊食惡衣蔬飯意肯性恬若  
不自知爲貴家公子如今之藉梁肉縱厭飫者久之  
學大益曰吾可歸矣歸遂爲學官弟子有名會邃菴  
楊公者校士華州覽公文詫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  
是乃優之首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  
秦之才亦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  
是時人謂公進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  
五試有司竟不合豈非命哉正德辛未渭川公始就

選吏部授直隸池州府同知語人曰吾母老矣埃必第能養吾懼薤露之先晞也且臯夔稷卨咸焯焯若是從何第出哉夫人貴自樹立耳至池州會池州造黃冊同知督造黃冊立法祛弊招亡附籍收九百一十八戶男婦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二口大稱增益劇賊劉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湖吳楚間勢如烈熾莫有敢禦同知曰鬪士死戰義夫死守乃點選民兵得壯丁數千人各陣于永豐鎮關壠口雞壠山等處晝操夜守斷絕賊路賊以是不犯又石埭章仁者起兵謀叛患且不測賴同知計乃止殲渠魁餘黨悉降得

無虞又胡天龍者連結王浩八聚衆行劫衝突無方同知分兵于大洪嶺莊嶺赤嶺羊棧嶺并通夥祁等處下令曰賊來直前力戰有後者論死賊凡數十遇輒敗衄迺三月賊遂平此即介冑之勇衛霍之略不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可謂池州公哉而又有糧長柯瑞者匿金于盒覆蒲萄其上稱獻蒲萄而中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罪民於是有冰清之謚又有程文寶者劫殺人而匿胡三隆所捕者至文寶賣捕者顧誣指三隆爲劫縛于官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寃色而文寶卽應口吐實三隆得釋人服其神

由是三吳數郡之政咸稱池州而池州之聲蓋纍纍騰薦牒矣甲戌改鎮江府同知同知治鎮江一如治池鎮江之人戴同知一如池或勒像于石祠之家同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右斥姦宄故所至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庚辰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廉聲寧藩之變部議齎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外請行已又返其羨金大司馬喬公聞之歎曰毅哉東員外不可能也乃疏薦之武廟南狩天兵百萬員外以輸餉不乏欽賞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一時稱焉既為郎中

奏檄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宿弊一洗然勞費心神遂以疾乞歸而侍太恭人養于家歸三年而為嘉靖甲申遂即其家陞江西九江知府九江三年有修文廟之功辯海盜之誣毀淫祠以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視九江倍劇知府優優理之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太監者怙勢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傲不理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干知府太監聞之為錦衣言曰固且止東太守為人剛直犯之不可屹屹如此歲大饑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為禁曰均吾民也柰

何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公巡按徐公  
 秦公咸薦知府為九江兵備副使會當塗弗悅不報  
 戊子陞長蘆鹽運使司運使一年釐弊通貨商人戴  
 之為勒石頌德庚寅上疏乞致仕侍親畧曰臣母八  
 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能就養臣日夜思之緣厚  
 籍國恩未忍言去即使母壽及百年計得侍才十五  
 歲耳矧人生驟驥飄風也臣願得歸願 陛下恤臣  
 私 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哭骨立卧土草  
 于柩側大冬嚴雪未嘗知避嗟乎孝哉運使歸時諸  
 兄弟獨御史公在御史 公有同樂園在城南華山之

隈公亦治圃西溪建四望<sub>地</sub>樓構淡然亭築友華臺鑿  
 愛蓮池景色靈勝並稱兩<sub>地</sub>二公者時命車載酒和  
 歌交歡鄉人傳羨嗟慕比之二疏二疏者辭榮知止  
 克享餘齡者也御史病卒運使痛悼於邑竟致疾至  
 此悲哉配武氏處士義之女封宜人內政整嚴視公  
 克儷側室趙張又克式武余先配東孺人每往來公  
 家為余道之男子三人長榮太學生娶里人薛尊周  
 女次即棊州學廩膳生娶華陰歲貢生楊盡忠女季  
 栗與榮俱先公卒女子二人一嫁為知縣王君贊子  
 謙卒又先一嫁為隴州河南叅議閻君欽子生員司



有言利卷之十  
繼啓有四子璠璋瓊璣斐有子女各一珣柯葉繁茂  
振振誥誥謂非天之報德人邪壬寅三月二十六日  
斐將葬公華麓先塋之次告余期余問斐曰翁昔何  
著斐曰有仕優則學稿不自棄稿閒居雜興稿凡三  
種又問何教曰書室中大書知命安分寬舒忍耐八  
字於壁意蓋自謂而并訓愚王氏子嘆曰東氏固多  
聞人膺仕若渭川公并鄭亭公皆稱有道鄭亭在工  
部余往往從游今既沒乃日想見其為人渭川公有  
斐英妙稱奇足紹弓裘振門閥意鄭亭亦當有爾昔  
余欲狀鄭亭而不獲乃今狀渭川故因狀渭川而輒

思鄭亭不置鄭亭諱實字希大號鄭亭官至工部郎  
中給事公之子為渭川從弟二公者魁偉莊毅而中  
復坦蕩而渭川公軀滿七尺偉加鄭亭面如紫玉坐  
立如山見者肅然起敬余既次其事而並著其貌俾  
世世有述云

### 太孺人馮母狀

太孺人姓陳氏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公之配今大理  
少卿天馭之母也馮與陳皆蘄州著姓皆用文學世  
其家南溟公父曰雷厓翁兗州府推官孺人父曰鳳  
麓翁福建都轉運使兩翁始為諸生時並有名提衡

而立相得甚歡是時孺人方幼卽聰慧百解鳳麓翁稱曰吾女不與凡兒類必不昏凡子而南溟公且亦露頭角浸浸乎向文學稱少俊矣雷厓翁亦曰吾子必不令配凡女頃之鳳麓翁過雷厓翁所見南溟公奇之輒試之則大喜相謂曰君郎殊非凡兒願以女昏而雷厓翁亦雅聞陳氏女善欲爲兒配未能也遂許諾尋納禽焉而孺人來歸于馮是年弘治戊午也於是馮氏子陳氏女皆以自名家子相當且本擇對相與協和甚篤也南溟公旣壯有大志恒以爲人生而幸爲男子當勉自豎植柰何憑依蹈籍甘兒女子

同也卽父官兗州外家運使一如無有孺人自寧外家歸亦絕不道外家富貴事於是南溟公得堅決績學一時流輩咸出其下楚中號曰蘄下生蘄下生自視一第可摘取卽他人觀者亦以爲蘄下生非池中物也乃試有司十往十返卒不售且老乃時時嘆憤欲罷業棄儒孺人因問問曰君嘗言楊雄坎壈梁鴻不遇君自謂孰與二氏才南溟公曰此古賢者我安能如之孺人曰誠弗如彼二氏者卒俱困又何啻君也至憤憤如此且東隣之子未齷而字西隣之子老而垂髻亦各信所命也而君欲罷業則業之尤矣其

柰命何南溟公是之意乃解及嘉靖戊子南溟公竟  
應貢入南京國子學孺人從是年子大理君舉于鄉  
南溟公既卒業攜孺人歸而雷厓翁卒南溟公坐侍  
雷厓翁病被病亦卒孺人哀欲死有媪勸曰媪無甚  
哀長子天馭未第可視其第季子天駿未立可視其  
立苟令二子如願足以慰死者何徒嗚嗚摧崩効窮  
窘無歸者為孺人感其言收泣理殯卜葬其年庚寅  
歲也至乙未大理君果中進士第季子亦為邑諸生  
孺人泣謂季子曰令而父在者快足矣居無何進士  
除為評事已又改御史明年御史奉 詔往督南畿

學是時會 天子覃恩孺人得封如今號乃即函  
制詞具法服便道歸斬拜孺人上 制與服為壽已  
奉孺人入南京有頃御史出試士辭孺人孺人誠曰  
汝今出行進退權局安一擲去即終其身不復錄進  
固宜審其尤慎所出乎御史唯唯御史嘗試未半忽  
念動輒歸視孺人孺人怪御史何遽以我歸令士待  
試者望自後御史出竟事乃始歸今吳中士出其門  
既藉仕版者百餘人頌御史之教勤敏公精以為凌  
跨後先焉孺人之訓成之也居三年孺人思歸斬御  
史疏 請奉以歸又三年 詔起御史復督南畿學

孺人從已御史擢大理寺寺丞孺人以生長南方不諳北土固不肯與大理俱來大理來則時時念其母使使問興居者趾相錯于道北進少卿孺人爲書報曰兒宦漸達老身幸益強其母爲吾分公家念也大理手報喜乃庚戌二月訃至云孺人以正月四日卒矣大理俄驚仆地左右呼持之乃蘇則大慟曰母乃謾兒誠強何遽卒也訃者曰元日尚開閣延諸族子入拜與語越三日偶眩卒實無病大理起爲位哭哭無休已時於是同年友王生維楨弔之因勸止勿哭計所爲襄大事者大理遂輟哭坐楨且追述孺人始

末甚詳其大者曰母孺人歸時及事其曾祖母陳祖母羅兩母咸悅母孺人後兩母且卒咸又稱曰賢哉婦昌吾家者是婦也母孺人之母也華氏華氏之父方伯之弟翰林華氏因通孝經小學二義卽用以教母孺人方馭童時母孺人數數稱二義加訓戒焉言訖復大哭楨勸之不爲止楨歸居數日大理伏在苦塊介其門人黃門張君中舍郭君袁君三君者來爲詞曰馮孺人行實大理公業嘗口列始末在君耳矣願君條爲狀將請當世顯名貴重者銘楨以爲狀者象也苟得象言一而足乃掇其槩而近象者著于篇

埃名家采焉孺人生成化壬寅五月二日卒之年壽六十有九歲生二子三女長子娶張氏季子娶馬氏今為大學生女一存者嫁為生員張儒妻其二早亡凡此法皆得書附于後

封宜人劉母甘氏狀

西夏人劉君思唐為山西按察提學副使居無何其母甘宜人卒于家訃至劉君號哭頓地絕復蘇者數四越明日遂西觸暑候跋太行皇皇望塞行北入關丰容摧毀幾於立骨而華州有王生者劉同年舉者也聞其至弔焉劉君痛伏地第目睨王生淚淫淫不

收已再拜言曰噫傷哉母噫傷哉母訃母之亡也蓋面瘡云瘡八禩安乃一發輒此唐宦繫弗能逮有侍也罪其何贖又曰唐奉慈訓乃獲忝從大夫之後苟役先德之幽懿不以章顯罪也不滋大哉子尚筆而闡之以播於是蒐集新故口授王生王生次其事為狀狀曰甘宜人者寧夏人也父某處士宜人生而凝靜機穎不類凡育十歲既解女紅女紅絕人家人竟日不聞笑語聲處士公憐之撫其背曰兒貴徵種種他日其落誰家年十四歸劉氏質菴公公易其少或不諳婦職乃宜人顧甚諳事公之父母愈益謹而公

及父母罔不悅宜人質菴公賈維揚家事悉以屬宜人宜人慎出入戒門扃操井曰躬組織夙夜勤劬迄無惰志戴碩人喜曰有婦如此吾家殆昌乎碩人蓋宜人姑云碩人常病累三年不宜宜人左右侍時時供湯藥問嗜欲夜跪顙天請以身代死碩人念之疾革握宜人手而願其興後於是族黨鄉閭咸嘖嘖宜人孝子副使君生甫七歲有異質時質菴公賈在外宜人自為選師驅之學比督業愈厲或脫簪珥市奇書讀少間輒怒之曰汝父悔不學子就賈今辛勞百倍古賢幾何嗟汝固甘勞蹈悔邪副使君休其言學遂

茂為第子員有聲乃辛卯舉鄉試明年壬辰舉進士又被選為庶吉士讀書中秘尋改戶部為主事拔吏部進員外郎擢今官提學山西不數十年榮名華品徑攬而超躋謂非宜人之教之功而何邪宜人雖品流閨閣未諳書史顧識理道灼事機初副使君在中秘是時宜人來就養每聞中秘士至必訊里氏聆談對已謂之曰兒交盡海內才宜善結虛資增所未有向僻處一隅欲此儕得乎副使君循其言遂有聲詞林既副使君為戶部奉宜人還西夏將之京邇延弗忍行宜人曰第行矣無老身念但汝治性耳語曰木

直防伐不治人將中之蓋君性剛方不屑瓦合於人  
乃後爲吏部峻潔自居異已者陰擠之竟出爲今官  
而宜人豫見之矣其達如此副使君始有山西之命  
私念二親垂白不欲赴乃假道歸省白欲上表終  
養意甚懇宜人固止之怒曰汝以草茅寒賤致身金  
紫君恩未報萬一豈顧私時邪往哉其勿我之辭又  
曰人才難得進退之際不可不慎與其誤黜寧誤入  
副使君奉其言往至則標塗樹準甄德晉良崇實左  
華迪邇刑遠至夫酌進退平賞罰大抵皆宜人所云  
居六月風教大行嗟嗟宜人爲古之士女邦媛者非

邪嘉靖庚子五月八日宜人卒卒之日首孫潛屬曰  
遺語爾父尚慎展力克官顯宗光孝恨老身不及見  
爾嗟嗟傷哉宜人生於成化癸巳八月八日迄卒春  
秋六十有八初封安人乃後封宜人時晉菴公亦累  
封奉直大夫員外郎雙白並榮每歲時宴會烏紗繡  
服翟翹霞帔爛爾相輝夏人傳羨嗟慕同爲累德訓  
子者勸焉子一卽副使君娶郭氏義官德女同宜人  
封孫三長潛讀父書侍宜人終娶周氏指揮佐女次  
渥渤俱幼渤聘陶氏總兵希臯女孫女一許聘都指  
揮保周子某宜人性嚴整子婦至成立有過恒面斥

不貸諸孫皆由撫視雅嗜儉素雖貴猶服澣濯之衣  
至賙貧卹孤則油油如也人皆謂養福種德殆踰百  
年而今已已哉副使君之西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宜人墓在城南長湖祖塋之次王生曰余狀宜人  
劉母事未嘗不辟席三嘆而致仰云他無論已卽篤  
事病姑三霜不渝足稱至德齒榮並茂按察旣昌天  
之報錫赫哉按察賢豪天與振之啓之又孰非宜人  
者後祿未暈光先名世彼處士公者非常曠矣不闡  
以播孰悉其懿遂筆之如石  
王氏存笥稿卷之七

王氏存笥稿卷之八

左輔王維楨著

誌銘

明浦城簿東丘余公墓誌銘

東丘余公者崇德縣人也名僖字公悅以嘉靖庚子  
六月十八日卒卒十二年而其孫田舉庚戌進士謁  
其座主王子曰東丘公吾大父也葬未有銘今幸得  
見先生願先生銘並以狀來狀則田同年侍御馬君  
爲之按狀則東丘公者蓋遠然有古達士之風焉狀  
曰東丘公父曰樂耕翁母曰舒氏生三子長曰仁次



有晉利卷之六  
曰信次卽東丘公公生而機警六七歲時卽漸漸露  
頭角樂耕翁愛而奇之私語舒曰昌吾家者季子也  
彼二子者竟且賴之甫十歲而樂耕翁亡舒涕泣曰  
教季子學卒吾君子之志而季子好讀書一再誦輒  
記年二十入爲縣學生而舒又亡季子痛二親鍾愛  
懼學未有就貽二親辱服旣除乃辭其二兄出從名  
師游焉旣三年乃歸暴名乃就有司試不第再三試  
又不第是時東丘公已逾三十或說之曰夫翡翠離  
越而貴章甫入魯而售者物固有所遭也以君之才  
而數此不第君何不從都下試且獵者祝網不獲則

徙其處獨柰何據促守一株也東丘公然之乃遂應  
例貢入南京國子學因圖就南京試其時四方抱藝  
之士雲集白下聞東丘公名咸卽訊採取之皆服以  
爲出其下卽東丘公亦自以爲四方士今來集者莫  
予若也比試又不第竟歸當是會二兄相次卒又皆  
無子兩家事無巨細悉來聒公公應之不爲厭兩嫂  
各有女已嫁兩嫂聽女每出其藏餽女公亦不問已  
乃割兩兄產半分與兩嫂女夫家而兩嫂則竟曲爲  
供養不少傷其志凡此皆以勞費心神學遂廢於是  
余氏兩兄雖亡無助而畜積田產轉振振起東丘公

石晉書卷之八  
二  
以身專任故也其後東丘公年五十餘始來謁選吏部除為福建浦城縣主簿主簿裨官壓于長吏不得自屈伸而簿固有才巡按御史廉知之乃檄簿督八縣逋簿往八縣逋應聲而完頃之浦界礦盜發殺人斷行旅長吏觀望莫誰何御史復檄簿平礦盜簿設計禽其魁數十人餘黨解散盜平簿在浦五年一物無所取獨勞勞奔命無休已時而年又漸高甚苦之日忽嘆曰夫仕卑者不辭勤苦不羞跪伏効一命之職以五斗粟也其尊者積歲年望資缺至老白首不肯歸為顯名大爵也今吾產足自給終老而簿即勞

見筋骨祗為他人刈薪供炊耳自不得啜汁且格在下僚即錄之無大振拔吾何以簿為哉夫鴻鵠九天鷦鷯一枝各適所志也即日解冠著山人衣自買舟載妻子歸其年嘉靖戊子也歸三年辛卯東丘公壽六十里中衣冠與公結社為觴咏交者相約持肴酒咸來壽公其日宗族親黨履接于戶浦之民有持其邑士大夫文徒步上壽者諸客咸驚問故壽者曰夫自今簿去而後簿來也浦之民始知簿去而無簿矣以故相議而遣吾壽東丘公老而好奕以為奕勝敗之數不可豫擬或始完而卒缺或先笑而後患有類

乎宦之道焉故奕得之在早見先收宦失之以欲耽  
而不知止也故常對客奕以喻指東丘公好辯有口  
容與議天下事每屈之每先事言成利害與脩短興  
仆也卒之皆驗如其論云客或談科舉事則嘻嘻笑  
曰夫此道吾固已諳之矣命也夫命也夫吾平生最  
苦業卒不得意吾以竢吾子孫學有命者居數歲東  
丘公卒年六十有九以生于成化壬辰十月五日比  
卒年得今數云東丘公其先歛人其後徙崇德彭和  
橋安丘里不知始所徙者有六世祖顯忠生永銘永  
銘生慶慶生璩是為樂耕翁世以貴雄鄉里樂耕翁

好施東丘公亦好施嘗折券以寬債人為屋以居其  
流無歸者故今余氏子孫蒸蒸焉盛矣子三人曰懷  
忠娶趙氏曰懷孝娶沈氏皆明農曰懷恕太學生先  
娶鍾氏再娶沈氏獨懷孝早卒孫男三人長即進士  
田娶胡氏畿聘鍾氏疆聘徐氏孫女二人一適胡泮  
一許聘曹應科曾孫一人公初配費氏繼配徐氏德  
清徐銀臺女也公子孫改公阡卜西安丘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啓費氏窆共公丘藏焉史王子方受狀而  
田忽以憂歸既一年田走价京師問曩所為請者史  
王子曰夫死者形不死者銘銘曰

彼材可梁斲為桶志遠途促隘騰踔千里之步空爾  
學孰高者丘突嶽嶽其中藏者楚之璞宰木蕭蕭烏  
剝啄

明安陽縣丞致仕半山郭公墓誌銘

吾外舅安陽縣丞半山郭公以今年六月五日卒于  
家其子曰岱者走价京師以書泣告曰嗟吾父竟坐  
前疾不起矣且卒張目呼岱曰若銘我則累壻王太  
史連呼曰致意致意四言言訖瞑予手書驚迷戰栗  
書失墮地拾復讀則大哭已為位再三哭曰鄉楨之  
北也卽其帷與公別公泣且稱已何謂其至是也痛

哉痛哉公兄弟二人稱鳳谷公者公兄也弘治中督  
學邃菴楊公試華州士公及兄咸躋高等邃菴公極  
嘆之稱曰今二俊乃何避東氏子東氏者指副使蔡  
軒翁之子今顯者四公時為士有問望也然郭氏母  
實蔡軒翁同母弟蔡軒之子若車駕公都運公御史  
公刑部公斯四公者皆呼郭氏為兄弟校業遍上下  
然四公早達二俊乃愈益發憤增脩有試輒冠其曹  
至大比則數困弗利鳳谷竟用貢為滑縣丞公丞安  
陽當其時與郭氏齊稱俊者又有管白泉氏後亦以  
阨塞為瀘州學官里人語曰無為嶽嶽盍觀管郭言

負才氣不大售也初公之貢于太學也諸海內才蘊之士無慮數百公與游皆輒敬伏之久之可成趙公聞遣子來從曰郭生關中才也從之當益其雄在安陽六年丞壓于令不專制大施所司皆米鹽細務一至輒了乃日爲嘯詠有所抑鬱不平盡泄之詩又爲教民謠數十章咸剷文從質令易曉安陽人崔後渠先生者以文章議論高一代鮮許可見公製每賞之公旣高自負恃而守彰郡者又鄉里後生故嘗尊禮公今爲下吏勢絕公亦于于遇之少謹畏容竟以是中傷之遂致仕歸歸之十年爲嘉靖丁未卒公諱從

禮字以行本蒲城人曾祖瑄以棲霞縣丞歸過華州樂其勝著土遂爲華州人瑄子璽璽二子長曰經聞喜主簿次曰絃驛丞驛丞二子長從義號鳳谷爲滑縣丞者也次則公滑縣二子山爲寶慶通判岳爲大學生公一子卽岱書顏體有名籍禮部儒士而又有岫者爲江都主簿於公爲從子郭氏蓋世有衣冠云公三女楨娶者季長嫁生員魏自脩魏父知縣次嫁生員東夏夏祖吏部考功郎中皆碩人朱氏出朱氏爲岱娶知縣李公傑女傑女賢岱有三子祐之祐之一尚在抱郭氏雖世祿祿入隨費亡爲子孫立業故

有旨和卷之八  
官罷輒窘自公謝歸而管白泉氏者亦從瀘還二人  
者倡里中長老約為酒會旬六七舉不舉日公宴于  
家岱及孫為勸觴間逆諸女為具食用客禮接之因  
遂竭資然公竟不以貧故戚懷訴訴如也恢恢如也  
人與居多親愛之亦每急人之難不言人之過其甥  
故代州太守楊南涯氏取温厚坦曠四字狀公德信  
哉疾比卒里中弔問者履接于戶公生成化九年五  
月六日距卒年七十有五即用卒年十月某日葬窆  
在滑縣公右楨既奉遺令次其生事始終遂銘曰  
矯矯郭公兮噫位卑才崇兮噫傑者固窮兮噫此屋

藿蓬兮噫彼棟隆隆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雙洲嚴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  
望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為人能  
脩潔其躬比于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脩謹平  
生無沔節辱行鱗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  
進士除為山西絳縣知縣既三年徵去一錢不著于  
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  
借常約束吏胥竟嚴子去兢兢不敢縱以此百姓戀  
之已酉選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鬱

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觀思慮夫鸞鳳鷹鷂各有所稱皆著其能吾將柰何是以弗樂也父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黼號直菴母李氏弟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時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間也嚴君病在京師直菴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翁何觸熱爲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刺

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菴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旣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卒天祐來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于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衰毀亦卒天祐啓其窆與嚴君合焉初嚴君且卒也曹氏提二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誠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于家其告父母以天

存言補卷之八  
祐之次子允恭爲吾子立之於是直菴公竟與立如  
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于稠衆中敬之旣嚴  
君爲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臯偕視棺殮  
哭之成禮然後去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  
之行攜而同乘吾門乞銘倉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  
余遷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  
先兄所不瞑目于泉下者獨竇先生一言耳幸以慰  
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  
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  
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

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丞相要公嚴君  
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君  
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  
衣還報傳公異日者竇我爲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  
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  
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誠左右勿泄卒而從行  
者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爲御史輒鬱鬱不樂  
者蓋斯念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  
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  
年方三十六耳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天蓋重可傷悼



有言種卷之八  
九  
焉乃爲之銘曰

人生而良惟神亦慕翼翼嚴君傳要于路傳跨箕尾  
嚴乘烟霧翱翔九虛以遊以娛彼衆弗知嘆息驚顧  
杞梓俄摧驂騶窘步我解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  
茲石可寤

明處士王公暨配碩人石氏合葬墓誌銘

王處士者華州故縣里人也諱時任字澤民其先世  
居州北石孟村以石孟徙故縣自諱能者始故縣卽  
唐鄭縣州西南望形隱起爲陵林煙藹鬱占謂宅者  
藩子孫且貴其後能有子五人其一興學刑名從

成祖皇帝北征駕還錄功擢爲金吾兵馬首領遷泗  
州吏目先娶宋氏生子來以歲貢爲靈石主簿繼娶  
趙氏生三子是爲處士母繼又娶梁氏又庶鄭氏又  
生三子合七人處士於倫第四趙之俎也吏目念處  
士幼抱置姑氏所姑氏養之比長績學習文試爲增  
廣生增廣生有穎才奇氣工書書遂名縱所造卽科  
第可指取乃性好酒一飲輒引滿大醉乃已一日醉  
忽中風枯其半體由是業廢然竟不以故斷酒恒飲  
恒醉醉後嘯歌盱眙如有所憤識者曰處士以疾阨  
令志不展其怨之矣正德十五年八月四日坐疾卒

年五十八耳處士有子四人長堯輔早死次堯弼今  
戶部主事次堯咨最次堯士率能立其家皆其配石  
氏出石氏號碩人碩人在室以端慤淑慎爲父母愛  
子及嫁爲王氏婦也事繼母梁與庶母鄭先意順欲  
一敬不怠二母賢之常稱之內外親妯娌五六輩性  
行各異與朝夕無怨議者諸且盡爲之禮處士卒碩  
人痛苦致疾遂督諸子咸抵于成諸子若婦見碩人  
必整容侍側觀顏色進退碩人視之亦不以其故解  
嚴里人曰振王宗者石也嘉靖二十三年壽八十一  
歲以七月十日卒卒之時戶部在官訃聞且謁歸友

人王維楨走弔以別戶部杖拜哭已乃輟慟蹶起白  
云往府君葬也固欲志不遂然念之今母起府君封  
以祔誌則以累子又拜哭旣歸使使以故代州太守  
楊南涯氏狀來徵予諾予與戶部同窮達甚善恨生  
晚不幸不獲拜處士其行履則自長老傳聞者甚衆  
大較爲人尚慷慨立然諾接人卽踈微咸適其意不  
限畛域遇貴人亢族顧靳靳不少降今狀亦云辛卯  
之歲予與楊氏得拜碩人于戶部家是時予三人者  
皆舉人碩人已貴見之衣不御綺言儀敦樸于歸以  
稱之母與妻狀稱碩人及見孫男女凡十一人王畿

王甸王苗王田王畚皆男畿甸戶部子畿母孺人出  
聘庠生東希稷女甸側室張氏出聘聽選官高漢女  
苗田畚堯士子馮氏出堯咨娶賈氏子未立以堯士  
之中子畚繼嗣生一女聘庠生吳宗道子建勳戶部  
五女一適渭南李光先一適生員郭光裕父進舉人  
一適張騰江李張號鉅富一適靈寶儒生許倓父默  
齋御史中丞一適蒲城馬某父升遠武昌府通判於  
戲盛矣處士雖不見後世若此然今談者孰不追曰  
王處士子孫也葬得日為卒年某月某日與之誌且  
銘曰

貴不于躬以貽厥後德卒用昌維天之明叶兮我我  
佳城于彼舍背峰回水洋惟地之良兮生也同室卒  
也同窆二魄偕康維人之光我言則傳而石既堅于  
萬斯年曰處士阡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王孺人姓趙氏西安前衛人也夫曰平石公生子曰  
鶴事今上為給事中初平石公往來賈江淮間三  
歲中率二歲在外不得教鶴學而鶴少雅馴天資甚  
美乃孺人自持家事教鶴學孺人誠鶴曰夫女之績  
也絲分而日治之則大帛成安有踈慵子成器者乎

鶴奉教唯謹學既十年而舉進士是年甲辰歲也進士守次銓部念其父母乃遣使往迎父母而平石公又往賈江淮乃獨載孺人來進士卽復爲書抵江淮請平石公云孺人已自其家至而平石公賈方快不來有頃進士授行人奉節使朝鮮而留孺人京師以其婦周氏侍比歸納節孺人檢視笥中惟皇華集數卷及去時衣帶圖書而已孺人問曰夫稱皇華集者何也鶴應曰古者送使臣則歌皇華之詩今集紀朝鮮陪臣贈言故放而稱之夫贈言何謂也行人爲摘行李蕭然及腹貯米霜句義解說之孺人則大喜稱

曰兒今勅志若此不直揚名異域且與 邦家增重矣明年行人使河南便道奉孺人歸長安會平石公亦自江淮來行人日日爲稱觥謹燕居無何行人當還報命乃請與父母俱平石公倦游又以官所局促固不許孺人乃遺平石公侍兒與行人如京師又明年行人遷爲給事中給事中有論白 上輒嘉納平生逡逡謙溫口不道人短至搏擊媿邪則貴近弗避也孺人重愛子常以爲憂居三年而孺人病給事中方謀歸孺人而病漸劇遂卒給事中伏于舍苦哭甚哀旣殮則念平石公獨在家年老懼聞訃傷其心

乃卽復遣使問慰之給事中余所舉士然又同關內人孺人居京師余母劉孺人嘗與相迓母劉謂余曰今見王孺人端雅莊嚴殊不類婦人固宜其子若是也卒而母劉為傷之給事中將扶輓歸葬乃杖而乘門請余銘投以狀狀稱孺人生弘治壬子十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初有三男子其二早夭給事中有男徂吉聘舉人黃勅女有女許聘張四維給事中泣曰母卒時戀戀二孫最苦矣墓今卜長安木塔里葬得吉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也銘曰

維趙氏先世有顯人王父岳岳作藩八閩本家鹿邑來遷于秦彼大父者氣亦大振比及孺人家休未泯誰謂閨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勗子克臣出入京鄉翟弗朱輪有輝載路或嘆或珍南山之丘鬱乎嶙峋孤魄歸是子也傷神傷神何為曰咨二親生不恒偕沒復一身嗟乎過矣萬有終藏千秋萬歲隻者竟雙

淡黃紙，有淡藍色印文，內容模糊不清，似有表格或條目。印文呈縱向排列，字跡極淡，難以辨認。右側有兩條垂直黑線，將印文區域與書頁邊緣分隔開。



